

地下女伶

【主要人物】

阿傑：二十七歲，長相斯文，說話輕浮。

吳姐：四十二歲，阿傑的藥頭。

女人（夢夢）：神秘的地下女伶，二十六歲。

黑衣男子（阿克）：夢夢的哥哥，三十一歲。

第一幕

第一場

——— 升幕 ———

（左舞台燈亮。小小的昏暗夜店裡，彩光燈球閃爍，背景音樂放著吵雜的電音舞曲。舞台中央的舞池內有一小群舞客搖頭晃腦的跳舞，阿傑也在其中，只是跟著節奏晃動，動作不大。十秒後，吳姐走進左舞台，手上拿著一杯酒，音樂聲漸漸小聲但沒有完全停下，吳姐在舞台上小小的擺動移動，在人群中尋找阿傑的人影。過了一會，吳姐看到阿傑，便刻意經過阿傑前面，移向右舞台。阿傑注意到吳姐經過，整個人突然亢奮了起來，跳舞的動作變大，摻雜幾聲吼叫，一個夜店辣妹黏過來貼著他跳舞，他摟了摟對方的腰，熱舞一陣後——）

阿傑：小妞，不錯喔，可惜葛格今天沒空，改天再找你玩啊。

（阿傑說完便跳舞躲到人群後面。夜店辣妹悻悻然離開舞池。）

（右舞台燈亮，左舞台燈暗。背景音樂停。右舞台中央是沙發及桌子。阿傑走進右舞台。吳姐已經坐在沙發上抽著菸在等他。阿傑坐上沙發，自願自在的在桌上倒了杯酒。）

吳姐：（吐了一口菸）怎樣，上次拿的貨還行嗎？

阿傑：不錯是不錯，就是還差那麼一點點。

吳姐：還是沒看到光嗎？

阿傑：嗯。（喝了口酒）之前用 A538 加 K，混合服下的那一次，最好，最極致。可是好像只能用一次，再之後怎麼試都不行了。

吳姐：你的體質還真是少見，我也見過幾個嗑得兇的，來到我這兒，哪個不是用了藍光就爽翻天，再強一點的，頂多嗑嗑 A538 就飛到外太空去，你的身體也太容易適應了。

阿傑：吳姐，別這麼說，你一定有辦法的。

吳姐：我看你也別玩太兇吧，傷身啲年輕人。

阿傑：吳姐，我可是有照你的吩咐，很養身的。平常不菸不酒不熬夜，每天有一餐吃素，還常運動呢，而且工作也沒丟下，不瞞你說，最近我又成了一筆大生意，老闆可看重我了。嘿，這夠健康了吧。

吳姐：看不出你這小痞子還這麼行，在「海利企業」要爬到你這個位置，也是不簡單了。

阿傑：嘿，我就這麼點小癖好，吳姐你就幫幫我吧。

吳姐：不是我不幫啊——

阿傑：吳姐，我知道你一定是有新貨了，不然怎麼會約了我。

（吳姐又抽了口煙，靜默。思考許久後，吳姐拿出一包煙盒。）

吳姐：哪，不然你先試試這個。

阿傑：紅當不是用過了嗎。

吳姐：裡面裝的不一樣。試試。

（阿傑從煙盒裡拿出一個藥丸，拿起桌上一瓶礦泉水就吞了下去。他吃完藥後，靜靜坐倒在沙發上等待。吳姐則在一旁看著他，若有所思的抽著菸。）

（十秒後，舞台前排燈暗，前排燈亮，後排燈暗，後排燈亮，舞台燈光開始展現各種顏色特效，背景音樂傳出有點像電子音樂，又像宗教梵音混雜的聲音，忽大忽小。燈光忽紅忽藍忽綠忽黃，轉換各種閃爍頻率。如此持續約三十秒，音樂漸漸拔高拉尖，而後又慢慢轉低，漸漸的，光影和音樂都漸漸和緩下來。前排燈暗，前排燈亮，後排燈暗，後排燈亮。音樂停。）

（阿傑攤在沙發上喘息。吳姐仍然是抽著菸，靜靜的望向前方。靜默一陣後，吳姐看向漸漸平復的阿傑。）

吳姐：怎麼樣，還行吧。

阿傑：（眼神有些迷矇）呼——是不錯。好東西。

（吳姐熄掉手上的煙，從懷裡又掏出兩包煙盒丟在桌上。）

吳姐：哪，這些拿去，省得點用，錢就老樣子，用法都寫在裡面了，你慢慢兒玩吧。

（吳姐說完起身準備離去。）

阿傑：吳姐等等——

吳姐：又怎麼著。

阿傑：呃，對了，這款叫什麼名字。

吳姐：算你好狗運，超新貨，還沒出市面呢，還沒取名字。

阿傑：喔……

吳姐：掰啦。

阿傑：吳姐！我是想問那個！

吳姐：（不耐）又怎麼了。

阿傑：我是說，這款，很新，真的很新，也真的是好貨。可是，好像還是不夠。

吳姐：還不夠？

阿傑：(起身) 吳姐，應該有的。你懂我。比極致還要極致，會上癮的，會如夢似幻的，會讓你身處天堂，天堂裡有光，白亮白亮的溫暖的光，你會不由自主，又哭又笑，全身顫抖……

吳姐：好了！你在幻想一個沒有的東西，是要我怎麼辦。我是人，不是神吶小兄弟。

阿傑：唉呀！

吳姐：你不要太沉迷，搞壞了自己我可救不了你，這是當初說好的吧。我還忙著，你好自爲之。

(吳姐說完便走向門口。)

阿傑：(急叫) Dreamer King!!!

(吳姐停住，轉頭，微笑又疑惑的看著阿傑。)

吳姐：你說什麼？

阿傑：吳姐……(吞了吞口水)……Dreamer……King……

(吳姐表情一變，直直盯著阿傑。阿傑既害怕，又期待的看著他。突然，吳姐衝向阿傑，一個擒拿便將阿傑反手按在桌上，先踩他的背，再抓住他的頭髮。阿傑看起來十分痛苦。)

吳姐：操你媽的死小鬼，你從哪聽來的，說！誰告訴你的！他媽的全都不想活了吧……幹你說啊！想死是不是！蛤！說！誰！是誰！

(阿傑喘不過氣，面紅耳赤。吳姐惡狠狠的盯著他，僵持幾秒，才退後一步，將阿傑摔到沙發上。阿傑痛苦的哎叫喘氣。吳姐從懷裡掏出煙，點一次，點兩次才點著，她一邊抽菸一邊走來走去，不時看著阿傑。)

吳姐：(默念) 他媽的。他媽的。

(吳姐走了兩趟，突然又將煙丟到地上踩熄。一個箭步過去，又朝阿傑的頭拍下去。)

吳姐：幹！裝死？還不快說！操你媽的！

阿傑：吳姐！不要打了，我說，我說，我一定不會瞞你的啊！

(吳姐抓著阿傑領子將他拖起來。)

阿傑：吳姐你不要擔心，這事真的沒有傳出去。告訴我的人已經死了。他只有告訴我。這是鐵定的。那人你也認識的，就是小陳！

(吳姐安靜下來，放開阿傑，往後用力坐到沙發上。又掏菸出來點。吳姐抽了口菸，點了點頭。)

吳姐：小陳。住三重坡那個，剛過頭七的陳國凡吧。

阿傑：是。是他。吳姐。小陳是我表哥，我們高中還是同學呢。

吳姐：沒想到你們認識。

阿傑：是，我們很要好。我本來也不知道你們認識。

吳姐：……

阿傑：吳姐……

吳姐：……

阿傑：所以……

吳姐：小子……我有沒有跟你說過，我的職業道德？

阿傑：有，你說，你不賣給第一次玩的人，也不賣給未成年的人，還有……啊，過度依賴每天來拿的人——欸，吳姐，我沒有過度依賴啊，我只是……

吳姐：這我知道。這圈子裡，生活搞得亂七八糟的人，我見多了。你是很自制的——但這不代表你不危險。你是不常玩，一玩可就重得要命。

阿傑：我沒有依賴，這就是，就像打電動一樣嘛！

吳姐：哈！電動！

阿傑：真的吳姐，求個刺激好玩罷了。我跟那些人不一樣。

吳姐：你不知道。DK。不是你以為的那樣。

阿傑：所以我想試一試！

吳姐：你沒看到小陳怎麼死的。

阿傑：那是他不爭氣。

吳姐：哼。

阿傑：吳姐。你認識我這麼久，應該放心的。

吳姐：在這些藥前面，還能把持住的，根本就不是人了。我勸你到此為止，日後……我們合作的機會還多的是。

阿傑：吳姐，你就別逞強了。我知道最近你這頭也景氣差，搞死不少人，不如你休息休息，避一避，做我這筆就好啦。

吳姐：哼，你以為這種小小風浪打得倒我？要不是我們的交情夠……有多少人想用這款，可是沒門沒路。要玩這個，也不是有錢就行的。

阿傑：難道我還付不起？吳姐你別坑我啊。

吳姐：嘿，這要看你的造化了。告訴你吧，現在有在玩的，都是不簡單的大人物，……你玩得起嗎？你可要想清楚。

阿傑：我林永傑也不是什麼隨隨便便的小咖啊。我想得很清楚，要不我今天就不會來了。

吳姐：法拉利。

阿傑：蛤？

吳姐：唉。我早知道你的個性了。我剛剛給你的藥，叫「法拉利」。你回去再用幾次看看，好好想一想。哼，如果還活著的話……

阿傑：就可以得到嗎？

吳姐：我會帶你去那個地方。

阿傑：這麼神秘啊。

吳姐：哼，撐得過的話，我會再找你。今天就這樣吧。我累了。

阿傑：喔……

（阿傑看著手中的煙盒，吳姐抽菸看著他。燈漸暗。）

第二場

(燈亮。一個精緻典雅的房間，中間鋪著花色繁複的中東風地毯，地毯左後方有一組長沙發以及小邊桌，右後方是一組梳妝台。舞台右邊有一張古典歐風大床，女人在床上換衣服，紗帳垂下，若隱若現。一會兒，女人從床上走下來，身穿一套黑紅相間的西班牙舞裝扮，坐到梳妝台前整理頭髮。)

(舞台左方有一門廊，房門關著，隔開門廊和房間。戴著墨鏡的黑衣男子和阿傑從左舞台上，黑衣男子領著阿傑走到房門前，打開門上的小窗讓他探視。阿傑看到華麗的房間，和房間裡的女人。)

阿傑：幹，搞錯了吧，我是來嗑藥的，不是來嫖妓的。哇原來吳姐還兼皮條客啊。

黑衣男子：(冷淡)你不是訂了最新的DK。

阿傑：是啊，可是……

黑衣男子：那就對了。閉嘴。

(吳姐匆匆從左舞台上，走到兩人中間。)

吳姐：別這麼兇啊，兄弟，阿傑是新人嘛，我來帶他進去好了。

黑衣男子：吳姐你也來啦，你這次帶的人真吵。

吳姐：(對阿傑)聽到沒，小子，說你吵啊。

黑衣男子：叫這個小鬼安分點。

(黑衣男子說完，走出左舞台。)

吳姐：幹(拍了一下阿傑的頭)，不是叫你要等我來才能進來。

阿傑：是那個黑衣人先問我來幹麼的，問完就把我抓進來了咩。

吳姐：廢話。你是不會說要等我喔。弄不好就別玩了你。

阿傑：對不起啦吳姐，你大人有大量，不要生氣嘛。欸，不過裡面那個妞是怎麼回事，她多大啊，我可不嫖的耶………啊，我知道了，她是接洽的藥頭吧。你們真的神秘耶，小心翼翼的，難怪那麼難找。

吳姐：噓——你亢奮個什麼勁。不要亂猜，就是怕你進去亂說話，才打開讓你瞧瞧，習慣一下。總之呢，進去你就知道了。待會兒她要你幹麼你就幹麼，乖乖聽話，包你爽翻天，什麼白光金光的全都有。

阿傑：有這麼厲害，帶回家吃不行嘛？

(吳姐瞪了阿傑一眼，示意他閉嘴。)

(黑衣男子從左舞台上，走向女人低聲說了幾句話，女人點點頭。黑衣男子走向房門，將門打開，讓吳姐和阿傑進來。幾人走到舞台中央。女人同時轉身，拿著一支紅玫瑰走向舞台中央。)

吳姐：這就是阿傑。

(女人點點頭。)

阿傑：你就是要給我 Dreamer King 的人嗎？還是，只能在這裡吃，不能帶出去

啊，喔——我知道了，在這裡玩比較安全對吧，只能內用不能外帶。你們真的很嚴密耶。

（女人不作答，只是笑了笑。用她手上的玫瑰在阿傑身上比劃了一下。然後拍了拍黑衣男子的手。）

黑衣男子：好的。

（黑衣男子將阿傑帶到沙發旁，吳姐也跟著。女人則回到梳妝台前整理著什麼。）

黑衣男子：坐下。

阿傑：蛤？（看了看吳姐）

吳姐：看什麼看，要玩就坐啊。

（阿傑乖乖坐到沙發上。）

黑衣男子：你乖乖坐著，不要多問，自然會知道該怎麼做。吳姐，走吧。

吳姐：小子，我在外頭等你。

（黑衣男子和吳姐走出房門，將門關上，從左舞台下。）

（女人拿了一杯水走向阿傑，遞給他一顆藥。）

阿傑：就是這個嗎？唉呀早拿出來就好了嘛，搞這麼神秘。

（阿傑將藥和水吞下。過了三秒後。）

阿傑：咦，怎麼有點想睡——

（阿傑倒在沙發上。女人看著他。燈漸漸暗，留一盞聚光燈集中照阿傑。女人離開。阿傑漸漸傳出打呼聲。）

（音樂出現。是一曲西班牙舞曲。聚光燈移到舞台中央，女人身穿一套黑紅相間的西班牙舞裝扮，嘴裡咬著紅玫瑰。定格六秒後，開始隨著音樂跳舞。獨舞二十秒後，燈全開，阿傑坐在沙發上出神地看著她。女人的西班牙舞充滿誘惑的姿態，不時去勾動著阿傑。全曲約一分鐘。最後在一個華麗轉圈的動作之後，坐下定格，音樂停。阿傑站起來，他看得全身冒汗，突然他開始發狂的大叫，大跳，繞著女人又叫又跳。然後突然昏倒在地。）

（十秒後，燈暗，只留下一個聚光燈照著女人。女人站起，丟掉手上的花，一邊移動一邊脫下舞衣舞鞋，最後剩下睡衣，鑽回床上睡了。）

（五秒後，聚光燈漸暗，左舞台燈漸亮，阿傑躺在沙發上，不知是昏厥還是睡著。吳姐搖著阿傑。）

吳姐：阿傑？阿傑？

（阿傑沒有反應。）

吳姐：喂，小鬼，睡夠久啦，該起來了。

（阿傑還是沒有反應。）

（吳姐看了看四周，發現邊桌上有一小杯水，拿起就往阿傑臉上倒。）

（阿傑驚醒坐起。）

阿傑：那女人。

(阿傑拍了拍頭，用力甩甩頭。)

阿傑：不，那個藥。

(阿傑站起來，扶著頭歪歪倒倒前進。)

阿傑：我是在作夢嗎？

(吳姐走過去拍了拍他的肩。)

吳姐：第一次都這樣的。走吧，回家休息休息。

阿傑：有光，真的有光，好暈，可是好舒服。吳姐，那顆白色的藥，就是 Dreamer King 嗎？

吳姐：呵呵，不能這麼說。

阿傑：是藥太重太危險，才不能帶回家用嗎？

吳姐：也可以這麼說。

阿傑：什麼這麼說不這麼說，吳姐，你幹麼跟我繞口令……

(阿傑跪倒在地。)

阿傑：不行，還是好想睡，昏昏的好舒服啊……

吳姐：爽了就好，不要想太多，多問沒好處的。走吧，我帶你離開吧。

(兩人走下舞台，燈漸暗。)

第三場

(背景音樂傳出流水鳥鳴。五秒後，燈亮，投影出淡淡的野生叢林背景。舞台中央站著一對國標舞者。七秒後，音樂轉為國標捷舞，兩名舞者便突然跳起捷舞；二十秒後，音樂轉為 new jazz，兩名穿著性感的女舞者從舞台兩側上來一邊跳 new jazz，漸漸移到中央，國標舞者也跟她們跳起一樣的舞；再過二十秒，音樂融入 hip-hop 兩名少年從兩側上來跳街舞，漸漸移到中央，先前的其它舞者跟著他們一起跳；二十秒後，音樂轉為慢板中國風，兩名舞者穿著民俗服裝表演扇子舞，漸漸移到中央，先前的舞者跟著他們一起跳；二十秒後，音樂轉為夏威夷舞曲，兩名舞者穿著草裙搖上來跳夏威夷舞，漸漸移到中央，先前的其它舞者跟著他們一起跳；阿傑上場，他格格不入的慢慢走，穿梭在各個舞者中間，像是在找什麼人；十秒後，音樂轉為非洲舞曲，兩名非洲舞者上場，漸漸移到場中央，先前的其它舞者跟著他們一起跳，三十秒後，音樂轉為印度梵音音樂，或有人聲合音，投影的背景撤掉，舞者們慢慢靜下來，中間讓開一條路，女人穿著印度裝扮，緩緩跳印度舞前進，阿傑跟在右後方目不轉睛的看著她，舞者們面朝女人，雙手在胸前合十，腳步後退，舞者漸漸退場。女人在場中自然的跳舞。)

阿傑：你叫什麼名字？

(女人繼續跳舞。阿傑從女人右後方走到左後方。)

阿傑：你究竟是真的，還是我在作夢？

（女人繼續跳舞。阿傑走到女人斜前方，面向女人。）

阿傑：你真的很美，你，你是神！你總是跟那道光一樣，顯靈完就走！

（女人繼續跳舞。）

阿傑：我想跟你說話，爲什麼都不說話，跟我說說話好嗎？

（女人跳舞至定點。）

（阿傑雙腳跪下，伸手想要觸摸女人。還沒碰到，就昏倒在地。音樂停。）

（女人走向阿傑，低頭看了他幾秒，拿下面紗。）

女人：（對阿傑說）說話有什麼重要，你就乖乖的吧。

（燈暗。）

第四場

（傳出電音舞曲音樂，五秒後漸弱，燈亮，音樂停。夜店內的沙發，吳姐一個人抽菸喝酒，想在思考什麼。阿傑上場，走進沙發區。）

阿傑：吳姐，好久不見。

吳姐：你怎麼來了，我今兒個沒約你。

阿傑：我常常在等你啊吳姐。我只知道這裡。

吳姐：幹麼，不要告訴我玩那個還不夠，我可是沒辦法了，另找高明吧你。

阿傑：不是不是，我們好一陣子沒聚了，就想跟吳姐你聊聊天嘛。

吳姐：有什麼好聊的，聽你上了哪個妞嗎？白給你上的就這麼好說嘴，我可沒興趣。

阿傑：唉呀吳姐，您別老把我想得那麼低級。

吳姐：怎麼，低級還怕人講。

阿傑：呵呵，扯遠了啦，我不過是想跟你聊聊那個女藥頭，（靠近吳姐小聲說）Dreamer King 那個。

吳姐：幹，你不會想上她吧，我警告你別亂來。

阿傑：不是不是，我真的就只是想聊聊。後來都是那個黑衣男給我藥了，只有你帶我去的那次，我有見到她。不過她的那個藥性啊，真的是很特別，吳姐，你自己試過嗎？

吳姐：我是沒那個福氣，也不想碰。

阿傑：不知道是因爲她給我藥，還是這藥是她做的，每次藥性發作，我都看見她。

吳姐：……

阿傑：副作用就是會頭昏吧，不過我最近越來越能習慣了，不知道是不是好事。

吳姐：……（抽菸）

阿傑：真的很奇妙，那比我以前想像的光還要強烈。

吳姐：……

阿傑：我有時候回想起來，不，那根本不能回想，那是當下的，感官體驗啊。

吳姐：……

阿傑：我都有點搞不清楚我是在吃藥還是在看表演了，有時候我以為那種比高潮還高潮的經驗，是來自於她給我的藥，有時候又覺得她給我的藥根本只是讓我頭昏——對，真的，我有時真的以為，那種獨一無二的經驗，爽翻了，真的，我是說，光是看著她表演，居然比什麼藍光還是 A538 的都強一百倍！吳姐你能想像嗎？

（吳姐喝了一口酒。）

阿傑：不過我也不確定我是不是真的有看到她表演啦，唱歌跳舞什麼的，天啊她什麼都會！也許只是在我夢裡，在我發作的時候，她什麼都會。

吳姐：說這種話，你該不會要愛上她了吧。

阿傑：不是！不是！不是什麼愛不愛的，我對她沒有那種慾望……也許也算愛，電線桿上不都會貼什麼神愛世人嗎？那也是一種愛……

吳姐：操你媽的越講越狗屁不通，你有完沒完。

阿傑：吳姐，你就隨便聽聽嘛，我快講完了，我覺得是崇拜！

吳姐：……

阿傑：對，對她的形象，她的力量，我真的很崇拜，她像神一樣！給我前所未有的體驗，好像什麼事都不重要了……

吳姐：……

阿傑：……

吳姐：（抽一口菸）講完了？

阿傑：嗯……大概吧，我也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呵呵

吳姐：你這小鬼有病。我問你，你去幾次了？

阿傑：這兩個月，去了八次吧。

吳姐：八次？！

阿傑：呃，對啊，怎麼了嗎？

吳姐：你確定是八次？

阿傑：（想了想）應該沒錯，怎麼，這有限制嗎？會嗑太猛嗎？

吳姐：是凶了點。也許你來得正好，也該跟你談談了。

阿傑：談什麼？

吳姐：你上次說，你成了一筆大生意吧？

阿傑：對啊，超爽的，我簡直比老闆他兒子還吃得開，我告訴你，書讀多有什麼用，他那個兒子去國外讀個花錢就能念的學校，還不是一臉呆樣，事情都馬靠我喬，人脈也沒我多。

吳姐：談錢嘛傷感情，但還是要談的。

阿傑：吳姐，我上次不是才放了三百萬給你，該夠了吧？

吳姐：夠你媽。（掏出一張紙）你可是簽過名的，你忘了？我早告訴過你，DK 你

玩不起，上癮不得的。

阿傑：不會吧，我記得你說一次幾萬，很便宜的啊。

吳姐：哼，你根本沒認真看，你再看清楚。

阿傑：（拿過紙來看）……第一次一萬，第二次兩萬，第三次四萬，第四次八萬萬……這怎麼回事？

吳姐：以此類推，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百二十八……你給我的三百，只夠你到此為止了。

阿傑：這，這太坑人了吧！

吳姐：幹，你敢說坑？

阿傑：不，不是啊吳姐，那其它那些一直玩的，不就整個國家都不夠他付錢。

吳姐：到了某個層級之後，自然有某個層級的算法，不過，這也不干你的事了。

阿傑：太瘋狂了。

吳姐：戒一戒也好，這是爲你好，我挺看重你的，別把自己搞壞。

阿傑：我是說，大家這麼愛玩，真是太瘋狂了。

吳姐：哼，怎麼樣，該放棄了吧，我這裡有幾包藍光，你省著用，別再去那裡了，沒看過你這麼勤的。

阿傑：我還想再去一次，一次就好。

吳姐：每個人都這麼說。我告訴你，他們會一直換地點的。過沒兩天你想找也找不到。

阿傑：吳姐。我再給你三百。

吳姐：什麼？

阿傑：再三百萬。我想再去一次。

吳姐：你確定？別了吧，你會越陷越深的。

阿傑：不會的，吳姐，也許很難懂，可是我覺得，我就快要碰到神了，我想跟她說點話。

吳姐：媽的你這小子失心瘋了。

阿傑：我沒有瘋，我很認真的。

（吳姐抽菸不回答。）

阿傑：吳姐，真的，我回去就弄錢，這不難。

吳姐：再說再說，你快走吧，我還有事。

阿傑：吳姐……

吳姐：還不滾？

阿傑：嗯……

（阿傑失望，轉身離開。）

吳姐：還有，我不會再來這兒了，我沒找你，你別亂動。

阿傑：嗯……吳姐再見。

（阿傑從左方離開舞台。）

（吳姐繼續抽菸喝酒，若有所思。）

(十秒後，黑衣男子從右舞台上。走向吳姐。)

黑衣男子：走了嗎？

吳姐：走了。他還算聽話。

黑衣男子：(向舞台外叫)出來吧。

(女人從右舞台上。女人和黑衣男子坐下沙發。黑衣男子為兩人倒酒。)

吳姐：來多久了？

黑衣男子：沒多久，正好聽你們算錢。

吳姐：那還真沒多久。

黑衣男子：怎麼，可不是我們早到，是你太晚送客人了吧。

(吳姐看了看兩人。)

吳姐：小妹還是一樣漂亮。

(女人喝了一口酒，微笑。)

黑衣男子：吳姐，別抽菸了，我們不吸二手菸，傷喉嚨。

吳姐：噢，我忘了。今天也夠多了。(吳姐熄菸)找我什麼事？

黑衣男子：跟你確定下次的地點。

吳姐：(點點頭)嗯。不過舊的再留一陣吧。剛剛那小子發春似的，說不定還得讓他去找你們一次。

黑衣男子：(看向女人)夢夢，你覺得呢？

(夢夢想了想，點頭。)

吳姐：夢夢還是這麼少話。

黑衣男子：跟我說也就夠了，我們兄妹倆是一樣的。

夢夢：吳姐，你就當大哥是我經紀人嘛。

吳姐：呵，經紀人，經紀人就能幫你發言？要不要幫你嫁人呀？

黑衣男子：她要嫁誰，還不是要給我先看過。

(吳姐不理他。)

(三人靜默。吳姐喝了一口酒。)

吳姐：最近怎麼樣，幾個客人都還穩吧。

黑衣男子：張老我看是快不行了，那把年紀還成天想爽，我可不想他死在我這。

至於王董，邱董，陳桑，還有彪哥他們幾個，都是老樣子。目前是滿穩的，反正夢夢表演也不用多，只專心接幾位客人也夠了。

吳姐：這倒是。不過發財也發夠了吧，怎麼不去度假享福，當當少爺，少奶奶呢。

黑衣男子：這還用問嗎。夢夢喜歡這個工作。

(夢夢微笑點頭。)

黑衣男子：剛走那個，倒是來得很勤。

吳姐：他叫阿傑。我正想跟你們談談。

黑衣男子：差不多了嗎？我想也是。你之前給的扣一扣，倒還可以包個紅包給你呢。

吳姐：是沒錯。不過我怕他還想要……你也知道，我們搞這把戲，最好少惹麻煩。

黑衣男子：大不了換地方，他還能怎樣。

吳姐：最近他去你們那的狀況如何？

黑衣男子：一樣用完就睡，睡醒會自己離開，和其它人也滿像的。不過他有時候會問表演的女生在哪，都被我趕走了。

吳姐：他醒得快嗎？是不是醒來狀況就很好，像沒吃過藥一樣？

黑衣男子：這……人是有点恍神，但恢復很快，可以馬上離開，也不知道這狀況算是好，還是不好。（對夢夢）你覺得呢？

夢夢：嗯……他們那些人表情都差不多，我懶得看，沒注意過。不過這個阿傑……

吳姐：怎樣？

夢夢：比起其它人，他算比較記得我。

黑衣男子：嗯，大部分的人只記得看表演的情緒，不太記得表演內容。

吳姐：這就對了。他這個人體質相當奇異，抗藥能力很好。我沒見過像他這樣的。呵，不過對我來說倒是個可用之才……我覺得，一直讓他去，對你們也不好。對這生意，是不太好。

黑衣男子：喂，當初說好你會過濾客人的，你不用幫忙搞定嗎？

吳姐：我哪知道他竟瘋成這樣。真是瘋了。

夢夢：我倒覺得挺有趣的。

黑衣男子：呵，有趣嗎？我是覺得拿到錢很有趣。

吳姐：還是小心一點吧。他又要出三百，我看只能再給他去一次，過了這次之後，最好還是避一避。

黑衣男子：好吧，就這麼說定。反正你之前不是說還有幾個人在排隊，我看不差這小子。夢夢，你覺得呢？

夢夢：嗯……

（黑衣男子拿出一張紙片遞給吳姐。吳姐看了看後，馬上用打火機燒掉了。）

黑衣男子：都記住了吧？

吳姐：嗯，我還想坐坐，你們先走吧。

（黑衣男子將酒喝完，和夢夢一起起身，離開舞台。吳姐獨自坐在沙發上抽菸，若有所思看著前方。）

（燈漸暗。）

第五場

（傳來《女人花》音樂，夢夢唱歌的聲音：「我有花一朵／種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幽幽」。燈漸亮。夢夢穿著華麗在中央唱歌，阿傑坐在地上，看得

如痴如醉。)

夢夢：朝朝與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來入夢／女人花搖曳在紅塵中
／女人花隨風輕輕擺動／只盼望有一雙溫暖手／能撫慰我內心的寂寞

(阿傑漸漸低頭入睡。夢夢唱完後，轉身離去，準備離開房間。)

(突然，阿傑抬起頭來。)

阿傑：女神！

(夢夢大驚，轉身看他。)

(阿傑衝上前去抓著她的手。)

阿傑：我就知道，你不是夢，你會唱歌！爲什麼每次都不跟我說話，你跳舞真好看，我還以爲你不會說話呢！

夢夢：你、你爲什麼沒有睡著！

阿傑：嘿嘿，我最自豪也最麻煩的，就是我的體質啦。果然被我猜中了，你們給我吃的是安眠藥，各種不同的安眠藥，對吧？餵了這麼多次，藥效也該失常了！

夢夢：你不該這樣的。

阿傑：爲什麼，爲什麼不該？我只要看你跳舞，聽你唱歌，就可以有比嗑藥還棒的體驗。你怎麼不去當歌星？你一定會紅的！

夢夢：我，我已經是藝人了。你就是觀眾。

阿傑：是沒錯啦，可是，你不想給更多人看嗎？

夢夢：……

阿傑：怎麼樣，你沒試過嗎？還是試鏡沒成功？我告訴你，是那些人沒眼光，我幫你吧，我幫你找經紀人，不，我乾脆自己當經紀人，我知道你的魅力！

夢夢：……

阿傑：不然，我甚至可以開一家公司，光推你就夠了，不要看我痞痞的樣子，我很有頭腦，也很有人脈，很吃得開的！

夢夢：……

阿傑：怎麼樣？你一定會大紅特紅，紅遍全亞洲，不，全世界！

夢夢：……

阿傑：你唱歌、跳舞，都這麼厲害，這麼有魅力，怎麼可能有人不愛你呢，現在那些明星哪有一個能看，沒有一個比得上你啊！

夢夢：……

阿傑：你怎麼不說話了，不要不理我啊……啊，是我嚇到你了對嗎，對不起，對不起，我太興奮了，整個語無倫次，呵呵，畢竟看到偶像本人嘛，你知道這種感覺嗎，天啊，你是真的，我一直在想，會不會只是我的夢，夢中有一位女神……

夢夢：……

阿傑：呃，重來好了，你不要緊張，我自我介紹一下，我叫林永傑，叫我阿傑就可以了，我在一間大公司上班，有一些花錢的興趣，嘿，你知道的嘛，不

然就不會遇到你了。你呢，總不能一直叫你女神吧，雖然我是不介意啦，你叫什麼名字？藝名也可以喔，取個好名字啊，事業就成功一半，我乾爹都是這麼說的。

夢夢：……

（夢夢不說話看著他。黑衣男子從右舞台上，悄悄走到阿傑身後。）

阿傑：怎麼樣，我叫阿傑，你呢？

（黑衣男子高舉右手，瞄準阿傑的脖子。）

夢夢：……我叫夢夢。

（黑衣男子將阿傑打昏。）

黑衣男子：沒事吧。

（夢夢搖搖頭。）

黑衣男子：不要待在這裡了，我們快走吧。

（兩人走下舞台。）

——降幕——

第二幕

第一場

——升幕——

（私人辦公室。吳姐和阿傑坐在沙發上，桌上擺著酒，煙，還有一台筆電。）

（吳姐專心看著筆電上的資料。時而抽抽煙，喝喝酒。阿傑在一旁看著吳姐，等待著。過了一會兒。）

吳姐：做得不錯，我果然沒有看錯你，你這小痞子真是個人才。

阿傑：還好，這方面我倒是很有自信。

吳姐：那接下來，城東那一塊，應該也沒什麼問題吧。

阿傑：如果是我來做……當然沒什麼問題。

吳姐：如果？如果是什麼意思，怎麼，你想自己搞嗎？我告訴你，你還早得很。

阿傑：吳姐，你誤會了。說實在我對你這些生意本來就興趣不大。只是，當初說好我幫你你幫我的。我要見夢夢。

吳姐：幹拾娘咧，我還以為你停藥幾個月，腦袋清醒了，怎麼，還在想那些不切實際的東西。

阿傑：你沒試過，不會懂的。如果你用過「極致的藥」，其它那些藥自然都沒用了。

吳姐：我聽你在放屁！我可是很有耐性的再教你一次啊，藥就是藥，多了就叫毒，在我眼裡想去沾的那些人都是白痴，我看多了。最好學我，把藥帶來

帶去，拿來拿去，可是千萬不要碰，就當個過路藥神——那這些藥，當然就變你的補藥，包你事業有成，生活享受，看看我，好日子啊，比你原本幹的事還賺。怎麼樣，大企業再怎麼重用你，都比不過親生兒子啦。說到底，不用再想那女人了，你還怕缺女人嗎？

阿傑：我是尊敬你，也很感激你，可是如果你不幫我的話，我也沒必要待著，我就不相信憑我自己的力量，還找不到他們。

吳姐：我看重你是個人才，手中還有一流的人脈，不跟著我，太可惜了。再說說你這個體質，什麼藥你沒用過，又不怕上癮，做起這門生意將來肯定比我內行，醒醒吧，年輕人，你把一個女人當藥，簡直它媽的神經病！

阿傑：我是認真的，我很清醒。

吳姐：哈！清醒！你那個表哥還是堂哥，到死前都說自己清醒！

阿傑：不一樣！小陳是上癮又缺錢自己搞死自己，跟其它的爛咖沒兩樣，不要拿我跟他們比。更何況，我才不相信他們真的知道自己為什麼上癮。

吳姐：當然是吃太多，吃太習慣，沒有就不行，哪有那麼多為什麼。

阿傑：不對。夢夢的表演，是另一種境界！

吳姐：境界。你幾歲的小毛頭跟我談境界。

阿傑：那是神的境界耶，那根本就是藝術啊。

吳姐：藝術？好啊你要跟我說這種話，你以為老娘沒讀書？你這小痞子又懂什麼藝術了？把錢搞到自己戶頭，是藝術吧？當然是藝術。我告訴你，要把持人脈，打理好人際關係，這其中的藝術可深了，還有，雖然我不碰藥，但我想做藥這件事情，呵，當然藝術！我在這圈子打滾，靠的是什麼？還真就是這些藝術咧。

阿傑：我是說真的藝術。才不是那種亂七八糟的東西。

吳姐：藝術還分真的假的，說這種話就顯得你不懂！

阿傑：吳姐，我知道你厲害，我說不過你。我是指像夢夢表演的那些東西，唱歌，跳舞，甚至畫畫！說不定夢夢還會畫畫！她的畫一定很好看……………

吳姐：我看你還是去嗑點藥吧，你嗑藥的時候看起來比較正常，夠了夠了，你再講下去我頭都痛了。

阿傑：好，那你到底幫不幫我？

（吳姐抽一口煙，沒有回答。）

阿傑：吳姐……

吳姐：……………

阿傑：好吧，既然這樣，這工作吳姐你還是另請高明吧。我走了。

（阿傑轉身準備離去。）

吳姐：我沒說不幫。

阿傑：（轉身回來看向吳姐）真的嗎，謝謝吳姐，我就知道吳姐你還是疼我的嘛～

吳姐：（抽一口菸）我也沒答應幫你。

（阿傑臉色一沉。）

吳姐：你這小子真不是普通的麻煩，給我時間，我想想吧。我先問你，這次的生意，你是做不做？

阿傑：（思考一陣。）好，吳姐，我再幫你一次，但這事辦成後，你還是不幫我的話，我只好自己去找，到時候，我恐怕就沒空做其它的事了。

吳姐：幹，拎祖嬾輪得到你威脅嗎。要做就給我好好做，滾吧滾吧。

（吳姐向阿傑揮揮手，示意他走。阿傑想要再說什麼，但還是沒說。阿傑轉身離去。阿傑下舞台。）

（吳姐再抽一口煙，若有所思。）

（突然，手機鈴聲響。）

（吳姐拿起手機看看螢幕，笑了笑。）

吳姐：喂，阿克啊，我正想找你。

（燈暗。）

第二場

（燈亮。）

（豪華表演房，房內有沙發，床，梳妝台，一片大鏡子。一中年男子躺在沙發上。夢夢坐在鏡子前觀察自己的臉。）

（突然，鬧鐘聲音大聲響起，夢夢嚇了一跳，中年男子遲鈍地伸出手來摸鬧鐘，黑衣男子上舞台，衝進房間，將夢夢拉到牆角，躲在床旁邊。）

（中年男子慢慢坐起身來，終於按掉鬧鐘。他伸伸懶腰，甩甩頭，站起來。）

中年男子：啊，真爽，這檔藥還是這麼有勁。

（中年男子整理衣服後，離開房間，下舞台。）

（黑衣男子看人離開後，帶著夢夢站起，回到中央。黑衣男子走去房外探看，又走回來。）

黑衣男子：你太大意了。你最近是怎麼了，工作太累了嗎？如果你想休息，我們隨時都可以休息。

夢夢：沒，我沒事。

黑衣男子：真的？

夢夢：嗯。

黑衣男子：我看你這樣不行，還是把這兩個星期的都取消吧。

夢夢：哥～～

黑衣男子：好好好，不念你了……那……你休息一下吧。晚上帶你去吃頓好的再回家。

夢夢：哥，你說，我唱歌真的很好聽嗎？

黑衣男子：這還用問嗎？你沒看那些笨蛋，每個都為你瘋狂。

夢夢：如果他們是笨蛋的話，我才不相信，我有你說的那麼好。

黑衣男子：唉呀，算我不會說話，可以了吧，我的大明星——

夢夢：明星……

黑衣男子：你一定是太累了，才會胡思亂想，我就說不要排那麼密集吧，我們現在又不缺客戶。

夢夢：……

黑衣男子：好了啦，不如安排一下，放個長假，你看那些大牌明星被操累了，也都去國外度假啊，休息幾個月甚至一兩年，沒什麼的。

夢夢：哥，那，你幫我聽聽，我新練的一首歌。

黑衣男子：唉呀，我又不是專業的，叫我聽幹麼，我是你的經紀人，又不是評審。

夢夢：喔……

黑衣男子：下星期不是又可以上課了，叫老師聽就好了啊。

夢夢：算了，我要睡覺了。

黑衣男子：嗯，好好休息吧，我先去忙，晚上帶你去吃好吃的啊。

（黑衣男子下舞台。）

（夢夢走到鏡前，仔細端詳自己的臉。對鏡做了許多舞蹈動作，又假裝拿麥克風唱歌，像是在房間幻想自己正開演唱會的女孩。）

（過了一會，她停止動作，神色沮喪。）

（阿傑上舞台。兩人視線並未交集。）

阿傑：我不相信，靠我自己的努力，找不到我的女神。

夢夢：我曾經以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阿傑：她這麼完美，為什麼別人看不到？

夢夢：難道我真的不完美，才需要依靠那些藥？

阿傑：我知道那些只是安眠藥。

夢夢：可能那些藥對我來說，才是一種催眠吧。

阿傑：想想我之前的人生，根本就像在睡覺嘛！

夢夢：只要睡著，就可以在夢裡快樂了，不是嗎？

阿傑：快樂，極致，高潮，我一直追求那些東西。

夢夢：不對。不是這樣的。

阿傑：我現在才知道——對，聽起來很可笑，可是我找到這個詞，就再也沒有別的形容了。

夢夢：這一切都是自欺欺人。

阿傑：這就是人家說的「高峰經驗」——藝術啊！

夢夢：他們不是真正的觀眾。

阿傑：她能懂嗎？

夢夢：這點我還是知道的。

阿傑：我再也不用嗑藥了。

夢夢：那些藥是什麼？

阿傑：那些藥只是讓人一時爽快的安慰劑。

夢夢：我知道，哥一直騙我，說是什麼新的安眠藥。

阿傑：安慰是沒有用的。

夢夢：我早就發現了。

阿傑：再強的藥，又能帶我去哪呢？

夢夢：那些全是毒品，那些全是吸毒的人。

阿傑：對啊，藥能帶我去哪呢？

夢夢：他們在吸毒的時候，就像去了另一個世界。

阿傑：我現在要去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夢夢：而那個世界，竟然只有我。

阿傑：夢夢的表演，就是我要追求的，極致的體驗。

夢夢：我的表演，我曾經引以為傲的歌聲和舞技……

阿傑：我從來沒見過，這樣藝術這樣美的表演。

夢夢：根本沒什麼了不起。

阿傑：說起來也要感謝那些藥。

夢夢：如果沒有那些毒藥。

阿傑：如果沒有藥，我也不會遇見她。

夢夢：還有誰會為我瘋狂呢？

阿傑：誰都抵擋不住她的魅力。

夢夢：雖然我曾經那麼相信自己

阿傑：我要救她。

夢夢：但這一切都是徒勞。

阿傑：我一定要找到她。

夢夢：沒有用的。

阿傑：她可以成為世界級的天后！

夢夢：現在我明白，小時候那些幻想是多麼可笑啊。

阿傑：除了夢夢，沒有人可以做到。

夢夢：我居然以為自己真的與眾不同。

阿傑：（握拳）真的。

夢夢：（搖搖頭）假的。

阿傑：光是回想她的歌聲和舞蹈，就讓我興奮極了。

夢夢：花這麼多時間練習，又怎樣呢？

阿傑：那跟藥一點關係都沒有。

夢夢：說不定我才是那個吸毒的人。

阿傑：我才不會對爛藥上癮。

夢夢：上癮的是我。

阿傑：更何況那只是安眠藥。

夢夢：就算是安眠藥，吃多了，也會死的。

阿傑：媽的，我看吳姐根本就不想幫我嘛。

（兩人靜默，做沉思狀）

夢夢：這樣下去好嗎？

阿傑：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夢夢：但我又能怎麼辦呢？

阿傑：只要找到夢夢，一切就好辦了。

夢夢：我什麼都不會。

阿傑：我從來沒有這麼熱情，這麼清醒過。

夢夢：除了這些唱歌跳舞的爛技巧我什麼都不會。

阿傑：那就是藝術，那就是神。

夢夢：沒有人發現我是個騙子嗎？

阿傑：只有我發現，只有我懂。

夢夢：真不知道，他們那個樣子，到底在享受什麼。

阿傑：（閉眼享受狀）……一開始是一片黑暗，後來是光……

夢夢：……（突然想到什麼）對了……他——

阿傑：……（睜開眼睛）我要去找她。

夢夢：他說他叫阿傑。

阿傑：無論什麼代價。

夢夢：他真的沒有吸毒嗎？

阿傑：沒錯，現在就行動！（說完阿傑作收拾狀，衝下舞台，往觀眾席間跑去，作尋找狀。）

（夢夢靜默，做沉思狀。）

（十秒後，燈暗，留一盞聚光燈打在夢夢身上，音樂下，夢夢開始跳舞。）

（輕柔音樂，輕柔慢舞。）

（同時，阿傑在觀眾席間穿梭，急切尋找的樣子。）

阿傑：（定格席間張望）夢夢，夢夢你在這裡嗎？（繼續快步穿梭）

（夢夢仍在台上獨舞。）

阿傑：（看了看某處觀眾）媽的，找錯了，這個小凱會不會辦事啊！（繼續快步穿梭）

（夢夢仍在台上獨舞。）

阿傑：（接手機狀）喂，喂？又有消息了嗎？（繼續快步穿梭）

（夢夢仍在台上獨舞。）

阿傑：（四處找尋狀）夢夢——，夢——夢——

（音樂停，夢夢跳舞完畢後，面對鏡子，定格在最後的姿勢。）

夢夢：（對自己）我很喜歡這支舞。

阿傑：（對著台上）我也很喜歡！

（夢夢大驚，轉身左右張望。阿傑跑上舞台，握起夢夢的手。）

阿傑：終於找到你了！

（兩人定格，燈暗。）

第三場

（燈亮，私人辦公室，吳姐和黑衣男子坐在沙發上，吳姐喝了一口茶。）

阿克：休息一陣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吳姐：不要緊張——我跟你是同一國的。我知道，這個好賺又神秘的 DK，沒有夢夢不行，但你不要忘了，沒有我的藥也不行。（笑）你找不到第二個瘋子，願意跟你一起做這種古怪的生意，也找不到第二個人，能作出適合你們的藥。（拿出煙盒和打火機，在阿克眼前晃了晃）你們家夢夢沒來，不介意吧。

阿克：哼。

（吳姐點火，吸了一口煙，看著煙在眼前燒起來。）

吳姐：阿克啊，講明了，我到現在還是不相信，只有你們家夢夢能玩這一套。

阿克：很可惜，不管你相不相信，就是只有她做得到。夢夢……是我的藝術品，絕對是獨一無二的。

吳姐：（點點頭）這個小妞的確厲害。老實告訴你吧，剛開始那兩年，我做過一次實驗，試了我全部的藥，還找了一堆辣妹來表演，幾個大牌明星，甚至是最近很紅的韓國妹，還沒組團時，被我找來的也有。

阿克：……（瞪著吳姐）

吳姐：可是，不管吃什麼藥，看誰表演，我那幾個客人，都說藥效很弱……當然，他們不知道自己看過表演，那些女人也以為自己只是來唱唱歌，跳跳舞。你可以放心，這個 DK，除了你我，還是沒有人知道。

阿克：你到底想說什麼。

吳姐：我只是先確定一下，我們的合作關係，畢竟，先講求不傷身體，再講求效果嘛。（吳姐哈哈大笑。）

阿克：你今天是嗑藥了嗎？

吳姐：（搖手）我不碰那個的。還記得阿傑嗎？

阿克：哪個阿傑？

吳姐：之前去過的客人嘛，老是吵著要見夢夢的那個小鬼。

阿克：喔，那個痞子。

吳姐：對，他是痞，可是很好用。

阿克：怎麼說？

吳姐：簡單的說，我希望他可以成為我的接班人。

阿克：他那樣子，可靠嗎？

吳姐：別看他痞，辦事能力還真不錯，就是有個小缺點……

阿克：怎麼，跟你不一樣，是條毒蟲嗎？

吳姐：(笑)算你說對一半，想想都過了幾個月，這小子還嚷著要找夢夢。(搖搖頭)真是怪了，他也說了跟你很像的話。

阿克：什麼話？

吳姐：你剛剛說，夢夢是你的「藝術品」；他是說，夢夢的表演，就是藝術。

阿克：哼，算這傢伙識貨。

(吳姐抽了口煙，沒有回答。)

阿克：(突然想到什麼)等等，那小子該不會對夢夢有什麼企圖吧？

吳姐：放心——依我看，不是你想的那回事。

阿克：哼，最好不是，否則我扭斷他的頭，連你都保不了他。

吳姐：我看人很準的，絕對不是。只是……

阿克：只是什麼？

吳姐：可能更棘手一點。

阿克：什麼意思？你不能一次講完嗎，繞來繞去的煩不煩啊。

吳姐：就是剛剛說的。他真的以為，光靠你家夢夢，就可以讓他爽成那樣了。

阿克：算他有眼光，他這麼想又怎樣。

吳姐：你不懂，有時候這種莫名奇妙的——嘖，該怎麼說？——相信一件事吧。這會帶來麻煩的。原本以為，小孩子嘛，過一陣子自然就會打消念頭，不過上次看他一副死樣子，恐怕是擋不住。我希望你們盡量躲著他，雖然你們的工作只跟我連絡，但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阿克：這很簡單，我們躲慣了。

吳姐：(點點頭)不過，照我的猜測，可能免不了要安排他們見面，如果到時候他又去當你們的「客人」了，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讓他們兩個清醒的見面。

阿克：嗯，這也不難辦。就是怕他不吃藥，對了，他不是很會抗藥嗎，吃了沒用怎麼辦？

吳姐：這我會搞定，我盡快調出很強的藥，如果他不吃，是見不到夢夢的。沒問題吧。

阿克：嗯，是可以。沒見過你找來這麼麻煩的人。

吳姐：呵，那我們就繼續合作愉快囉。沒什麼事的話，今天先這樣吧。

(阿克點點頭，起身準備離去。突然想到什麼，又轉頭。)

阿克：對了，夢夢還不知道那些藥是什麼，如果說溜嘴，你也不用玩了。

吳姐：做你放心吧。

(阿克笑了笑。)

(燈暗。)

第四場

(燈亮。豪華表演房。夢夢坐在沙發上若有所思。阿傑上舞台，先是鬼鬼祟祟看門外有沒有人，而後快步走向夢夢身旁坐下。)

阿傑：怎麼樣，考慮好了沒有？

夢夢：……（靜默）

阿傑：都說這麼多了，拜託——我難得這麼誠懇，你還不相信我嗎？

夢夢：不是不相信你。

阿傑：那就跟我走吧，我一定會把你打造成超強的明星。

夢夢：也許，我不相信的是我自己。

阿傑：你不要這樣，這樣一點都不像我的女神。

夢夢：（起身）我本來就不是什麼女神，那根本是你吸毒產生的幻覺。

阿傑：（跟著起身）不是！才不是幻覺！

夢夢：不然呢？你敢說你沒有吃那個藥嗎？

阿傑：我不怕藥。我也不怕沒有藥。我就是因為吃過這麼多藥，才比別人更加明白你的表演有多好。

夢夢：你看吧，你承認你吃過藥了……外面那些正常人不會喜歡我的。

阿傑：不會的不會的——你沒有發現你是個藝術家嗎？

夢夢：呵，這個夢想在我小時候似乎出現過。

阿傑：真正的藝術是不會被埋沒的。

夢夢：我以前也這麼告訴自己。

阿傑：現在還是一樣啊！你一定會被看見的，你看，你至少有我，我是清醒的，我就是你的見證。

夢夢：的確，你很像理想中的觀眾。

阿傑：我不只是理想的觀眾，我還是個理想的推手，我可以把你推向全世界！

夢夢：全世界？

阿傑：是的，全世界。

夢夢：你們那個世界嗎？

阿傑：我們？

夢夢：你們那些吸毒者的世界！若是這樣，我現在就已經在這裡了。

阿傑：不是，不是的，那些安眠藥哪能算數！

夢夢：安眠藥？你真的覺得是安眠藥？

阿傑：那當然是安眠藥！我吃過那麼多次了，哪一次不是昏睡，醒來，昏睡，再醒過來……不，也許應該說……夢遊——清醒——夢遊——清醒——

夢夢：沒有一個人像你這樣，也許你是個例外。

阿傑：就算我是例外好了，這不是更代表了，我很清醒嗎？

夢夢：你怎麼知道你真的是清醒的？

阿傑：我當然知道，這是我自己的身體。

夢夢：每個喝醉的人都說自己沒醉。

阿傑：我沒醉，沒暈，只是頭昏，想睡而已。這就是安眠藥的作用啊！不過是睡個覺，像是夢遊一般。

夢夢：既然是夢遊，你怎麼能相信你看到的東西是真的？你又怎麼能確定自己的

清醒是真的？

阿傑：因為你是真的。你的表演是真的。

夢夢：我的表演當然是真的。你的藥也是真的。

阿傑：我的藥一點作用都沒有，一、點、用、都、沒、有——你怎麼聽不懂呢！

夢夢：如果沒有藥，你根本看不見我表演。

阿傑：所以我要說服你走出去啊，沒有那些鬼安眠藥，你一樣可以表演你的藝術！

夢夢：（苦笑）或許有些藝術，適合在夢裡看吧。

阿傑：這不是夢，這是真的。

夢夢：好吧，真的。

阿傑：你終於懂了！

夢夢：所有的白日夢都像真的。

阿傑：講了半天，你就是不相信我。

夢夢：我說過了，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

阿傑：不要不相信自己了！那，那我換個說法吧，你相信藝術嗎？

夢夢：藝術……

（阿克上舞台。）

阿克：我相信。

夢夢：哥！

阿傑：原來他是你哥，怪不得你不願意走。

阿克：我不只是夢夢的哥哥，你也可以把我當作——夢夢的經紀人，你想要帶她去哪裡發展，還得經過我的同意。

夢夢：哥，你不要為難他了，他只是個瘋子——他藥吃太多了。

阿克：我倒不覺得喔，他說你是藝術耶，看他挺聰明的樣子，或許……我們可以交交朋友。

阿傑：放屁，你這種人我見得多了，哥哥又怎樣？你只是利用夢夢賺錢而已。

阿克：賺錢誰不愛？藝術家也要吃飯吶。你看不起我們的工作，還談藝術？說得真好聽。

（吳姐上舞台。）

吳姐：（走向三人）媽的，今天怎麼這麼熱鬧。我看這樣吧，不如大家坐下來喝點酒，慢慢談。（坐沙發）

阿傑：吳姐，你來得正好，既然我找到夢夢了，以後就不能幫你了。

吳姐：哼，小痞子城東那筆生意倒是談得不錯。

阿克：欸欸，談生意談到我這裡還叫不錯？

阿傑：是我自己要來的，總之，謝謝吳姐這幾年的照顧，你也知道，我想找夢夢很久了，以後，也不會再吃藥了。

吳姐：你不適合作夢的，還是乖乖跟著我作生意吧。

阿傑：這您就不用擔心了，我一定會把夢夢變成大明星。

阿克：我不會讓夢夢走的，夢夢也不想跟你走。（對吳姐）你剛剛有沒有聽到，夢夢覺得他是瘋子。

阿傑：你們才是一群瘋子，根本就不懂我的意思。

吳姐：（擺擺手）好了好了，藝術嘛，我說過了，藥頭這行業很藝術，值得你好好經營。

夢夢：果然不是安眠藥吧。

阿克：是安眠藥！夢夢，你不要聽他們亂講！

阿傑：我也覺得是安眠藥。

阿克：是安眠藥，因為夢夢不能在太多人面前表演。

夢夢：（搖搖頭）不要再騙我了。

阿傑：你這樣未免太自私了吧，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我才不相信，夢夢不能在世人面前展現她的魅力！

阿克：幹，你懂什麼，你以為你是誰啊？你根本什麼都不懂，我們兄妹花了多少力氣才走到現在，你只是個外人。哈，大明星？帶她走？沒錯，這套感官體驗，除了夢夢，沒有別人做得到，只是因為這樣你才想帶她走，真好笑，你也只是想做一樣的事，幹，將她推到世界？怎麼？讀過一點臭書就在那邊藝術藝術的，你以為你真懂？你他媽的只是一隻毒蟲而已啦。

吳姐：我們阿傑怎麼會是毒蟲呢，他是隻大毒蟲啊。

阿傑：吳姐，連你都不幫我，你不是希望我過得好嗎。

吳姐：當然，你只要跟著我，包你過得好極了。（拿出菸）

阿克：夢夢還在這裡不要抽菸。

夢夢：沒……（夢夢想說話卻被打斷）

吳姐：老娘就是要現在抽，怎麼，叫你把人顧好都做不到，抽菸倒是管得挺兇的。

阿傑：夠了夠了，你們不用吵這個，我現在就帶夢夢走。

（阿傑想拉夢夢的手，馬上被阿克抓住。）

阿克：不可能，夢夢也不想跟你走。

阿傑：（甩開阿克）你無法阻止我。

阿克：要比拳頭我還怕你嗎？

吳姐：（對阿傑）別做傻事了，你真以為那女的唱唱歌，跳跳舞，就讓你爽翻天？

夢夢：他……（夢夢想說話卻被打斷）

阿克：對，沒有我們的安眠藥，夢夢不適合表演。

吳姐：（對阿克）幹你媽的安眠藥，你還在安眠藥。（對阿傑）老實告訴你吧，所謂的DK，根本就是我獨門的迷幻藥在前，夢夢的表演才在後。

阿克：不是這樣。（對夢夢）夢夢你不要聽他們亂說！

夢夢：我……（夢夢想說話卻被打斷，於是默默退到一旁，開始流淚。）

吳姐：不要再裝了，講半天這小子還是失心瘋，去你的安眠藥。

阿傑：就算剛開始有吃藥又怎樣，我就是最好的證明。我的抗藥性這麼強，現在

就算吃了那個藥也等於沒吃，我所謂的「高峰經驗」跟平常那些爛藥完全不一樣！那不只是光，是光出現之前就存在的東西，是……是……唉呀說了你們也不懂啦，反正就是只有夢夢能給我超強的，神才到得了的地方。

吳姐：（笑）聽聽你自己講這什麼鬼話？跟你講明吧，當初是這傢伙來找我合作的。他請我做出這款迷幻藥，好讓他搞這一套，真有創意。

阿克：幹你給我閉嘴！（對夢夢）夢夢你不要理他們，哥會解決。

吳姐：這藥無論是誰吃下去之後，感官都會增強，都會誤以為自己很爽，以為自己睡了一覺，在夢裡活了另一個爽爽的人生，其實根本就是幻覺。

阿克：（用力打沙發一拳）你講夠了沒！

吳姐：Dreamer King 就是有迷幻藥，這是事實。

阿傑：對別人來說當然是幻覺，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爽什麼，連夢夢這個人都不記得，可是我知道，只有我知道。夢夢是獨一無二的，不然你說啊，你幹麼不找別的女人代替她，如果藥這麼重要的話你隨便都可以搞啊。

阿克：沒錯，夢夢是特別的，沒有人能跟她比。

吳姐：好吧。好吧。我承認有些事情科學沒法解釋，江湖混久了，我也不是太鐵齒的人。可是小子，現實還是要認清——這個 Dreamer King 就是我的藥，再加上夢夢的表演。整套的，好嗎。

阿克：（對阿傑）不要聽這女人說的，夢夢只是有人群恐懼症，才需要安眠藥，她唱得很好，可是她沒辦法站上大舞台的。

吳姐：幹，好笑咧，你一直隱瞞夢夢當她是白痴嗎？

阿克：關你屁事！（對阿克）總之你快走吧。我從小保護她，我為她打造的這個空間，才是最適合她的地方，你離開才是對她好。

吳姐：這話終於說對了，你現在趕快離開，對誰都好。

阿傑：我真的不懂你們在幹麼。

吳姐：幹，你他媽爽昏頭了！夢夢她只是毒藥的一部分而已，你清醒點。

阿克：你這賤人說夠了沒！我們不用再合作了！

吳姐：喂喂喂，別激動，你沒有我，也是不行的。（對阿傑）好啦，至於你問，為什麼只有夢夢可以……呵，很有趣，這大概就是緣分吧。依我看，這奇妙的緣分，才是你說的藝術啊——幹你媽的狗屁藝術。

阿傑：你們都是瘋子，太誇張了，我今天一定要帶夢夢走。（對夢夢）要相信自己，夢夢，你真的很美，你是女神啊。

（夢夢不知何時已經停止哭泣，只是冷眼看著他們。）

吳姐：幹，拎鄒罵再強調一次，夢夢的表演如果沒有藥，先給你吞兩顆，再補那些唱歌跳舞，根本起不了作用，你聽到了沒，不然你有沒吃過藥看過她表演嗎？沒有嘛，沒有對不對，操你媽的藝術，你這是騙自己的藝術吧。吳姐我看重你，想栽培你，否則何必一直勸你？你別傻了。那些迷幻藥，只讓你自以為爽而已。

阿克：這女人只是想要你當她接班人，想要你替她賣命賺錢而已，你不要聽她胡

扯。總之夢夢不可能跟你走。夢夢只是需要一個小小的舞台就夠了。安眠藥只是保護她不要被傷害的東西而已。

（夢夢默默的從後方離開舞台，沒有人注意到她。）

吳姐：哼，笑話。我吳姐是什麼人物，沒有你們還不成嗎？夠了，我言盡於止。你很聰明，自己想想吧……之後還想回來做的話，吳姐再給你機會。

（吳姐坐到一邊的沙發抽菸。）

阿傑：……沒有什麼機會不機會，反正我現在就帶夢夢走。

阿克：不可能，我不准，夢夢也不想。

阿傑：你根本沒問她，什麼爛哥哥，讓開！（推了阿克一把）

阿克：幹拾娘咧！（往阿傑臉上揮拳）

（阿傑和阿克兩人扭打成一團。吳姐時而冷眼看著他們時而看著遠方抽煙，若有所思。剛開始阿克占上風，經過一番拉扯後，阿傑不知哪裡生出了力氣，發狂似地攻擊阿克，突然一個膝擊貫進阿克的腹部，阿克便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喘息，阿傑也彎著腰喘了幾口氣，而後慢慢站直，走向吳姐。）

阿傑：吳姐，我帶夢夢走了，你保重。

（吳姐冷哼一聲，不理會。）

（阿傑轉身要接夢夢，才發現夢夢居然不見了，於是緊張地四處張望。）

阿傑：夢夢，夢夢呢？吳姐，你有沒有看到夢夢，是不是你藏起來的！

吳姐：藏你媽，她不就在……（吳姐轉頭，才發現夢夢並不在現場）咦，人呢？

（阿傑焦急開始尋找，阿克也掙扎起身，兩人在舞台上四處尋找夢夢）

阿傑：夢夢，你在哪裡，快出來啊，夢夢！

阿克：夢夢，不要嚇哥，哥帶你回家！

吳姐：（跟著起來走了兩步，喃喃自語）奇怪，剛剛不是還在這？

（阿傑和阿克繼續焦急地叫喊尋找。吳姐看著他們，若有所思狀。燈漸暗。）

第五場

（時間為上一場的六年後。）

（燈亮。新的表演房。一張沙發在舞台中央，吳姐和一年輕女子坐在沙發上。）

吳姐：小咪，不錯，你的表演越來越精采了，來多久啦？

小咪：謝謝吳姐，我來這裡……快一年了吧。

吳姐：喔？時間過得真快，還習慣吧？阿傑沒欺負你吧？

小咪：我很喜歡這個工作呀，傑哥也很照顧我。

吳姐：嗯，你只要乖乖工作，跟著我，比外面好賺多了，你很聰明，知道我的意

思。

小咪：吳姐，你放心，我會好好工作的。

吳姐：呵呵，如果阿傑對你不好，說了什麼奇怪的話，你再跟我說，我替你好好修修理他。

小咪：傑哥不會的啦。

（吳姐笑了笑，吸一口煙，打量了一下小咪。）

吳姐：好了，我還有事，你休息吧。

小咪：好，吳姐掰掰。

（小咪送吳姐到門口，吳姐下舞台。）

（小咪回到沙發，拿起鏡子、口紅補妝。）

（阿傑上舞台。小咪看到阿傑，連忙迎上前去。）

小咪：傑哥你來啦，剛剛那個客人怎麼樣，有舒服嗎？有爽齣？

阿傑：（掏出一包紅包）嗯，拿去。（將紅包遞給小咪）

（阿傑坐上沙發，從一旁的茶几，翻出一瓶威士忌和兩個酒杯，倒了一杯酒就喝。）

小咪：傑哥，可以問你一件事嗎？

（阿傑沉默。）

小咪：客人們吃的藥到底是什麼啊？是不是……「那個」？

阿傑：（瞪小咪一眼。）小孩子有耳無嘴，知不知道。

小咪：喔……

阿傑：好了好了，我還有事，今天沒工作了你快回去吧。

小咪：蛤，人家不能留在這裡喔，這裡睡比較舒服耶。

阿傑：還不快滾。

小咪：好嘛，傑哥你不要生氣，走就走嘛。

（小咪嘟著嘴收拾包包離開。小咪下舞台。）

（阿傑獨自在沙發上喝悶酒。過了一會兒，阿克上舞台。他小心留意門外沒有人後，將門關上，走向沙發，坐到阿傑旁邊，拿起另一個杯子倒酒喝。）

（兩人各自喝著悶酒，不發一語。二十秒後，阿傑將手中的酒一飲而盡，看著空杯出神似的。）

阿傑：……還是沒消息嗎。

阿克：嗯。

（阿傑再倒了一杯酒，阿克也跟著再倒了一些。兩人繼續喝悶酒。）

阿克：……看來你那邊也沒什麼進展。

（兩人繼續有一搭沒一搭的喝著悶酒，沒有看對方。）

阿傑：唉，都六年了。

（沉默。兩人繼續有一搭沒一搭的喝著悶酒。）

阿克：（突然想起什麼，看了阿傑一眼。）六年？不是七年嗎？

阿傑：(盯著杯子。)你喝傻啦，六年。

阿克：……隨便你，六年就六年吧。

(沉默。兩人繼續有一搭沒一搭的喝著悶酒，沒有看對方。)

阿克：剛剛看有個小妞出去，新來的？

阿傑：嗯，跟夢夢根本不能比。真不知道那些人在爽什麼。

阿克：對啦，後來的都沒你爽嘛。第幾個了？這樣你還留在這裡，甘願嗎？

阿傑：第三個了吧。反正就是這樣，雖然不好找，總是有新的妞，舊的客人不喜歡也無所謂，反正我們這行還怕沒客人嗎？幹，全是賤貨。

阿克：你總算知道那姓吳的多賤啦。

阿傑：我是說我自己。我真賤。

(沉默。兩人繼續有一搭沒一搭的喝著悶酒，沒有看對方。)

阿傑：爲什麼？我真的不懂，你是她哥，連你都找不到她嗎？

阿克：這句話你上上次就說過了。

(阿傑終於看了阿克一眼。)

阿傑：幹，不能再問一次喔。

阿克：幹，你問這不是廢話喔。

(沉默。兩人繼續有一搭沒一搭的喝著悶酒，沒有看對方。)

阿傑：上上次都是兩年前的事了。

(沉默。兩人繼續有一搭沒一搭的喝著悶酒，沒有看對方。)

阿克：想想你還真有耐心。如果找到我妹，我願意把她嫁給你。

阿傑：媽的你是智障嗎？夢夢就是這樣才會跑掉。

阿克：幹你也沒好到哪裡去啦，說說不行逆。

阿傑：我操。

(兩人又各自倒了酒，看著酒發楞。沉默。)

阿克：(喝了一口酒)說真的，不知道夢夢還在不在……。如果真的找到她，你還想捧她當明星嗎？

(沉默。)

阿傑：我不知道。

(沉默。)

阿傑：幹你真的不是人耶，哪有人詛咒自己妹妹的。

阿克：幹，我這叫實際，不像你，不知道自己在幹麼，ok？

阿傑：我當然知道！

阿克：知道什麼？知道當人家的小嘍囉？別傻了，在這裡等不到夢夢的。你以前可以發瘋似的去外面找她，現在怎麼，時間久了，年紀大了，只想窩在這裡，軟軟的床，好棒喔。

阿傑：幹！（一把抓起阿克的衣領，瞪了他很久，最後又放下。）

阿克：(站起身來拍拍衣服)林永傑，不要以爲你真的打得過我。(將手中的酒一飲而盡)我是好心。你自己好好想想。

(阿傑瞪著酒杯，不發一語。阿克看了看四周擺設。)

阿克：沒消沒息，六年了。

(阿傑仍然瞪著酒杯。兩人沉默。)

阿克：算了，我先走了，你也保重。

(阿克走向門口，正要開門。)

阿傑：我想看她表演。

(阿克停下腳步，回頭。)

阿克：什麼？

阿傑：如果找到夢夢，我希望，至少再看看她的表演……一次也好。

阿克：……(笑)好啊。我也很想看。

(阿克走出門外。阿克下舞台。)

(阿傑放下酒杯，獨自坐在沙發上，把臉埋進雙手中。)

(燈漸暗。)

過場

(阿克站在右舞台邊邊，聚光燈打在阿克身上。)

阿克：(一邊走路)喂，阿傑，我這裡還是沒消息，今天就先不過去了。嗯。嗯。
下次再約吧。

(聚光燈暗。)

(聚光燈打在吳姐身上，吳姐正在舞台邊抽著菸。)

吳姐：新的藥我配好了，你看看那幾個女的適不適合。

(聚光燈暗。)

(聚光燈打在阿傑身上。阿傑坐在舞台前方地板，手上拿著一瓶啤酒。阿傑喝了一口。阿克出現阿傑身旁一起坐下。)

阿克：喂，現在是第幾年啦。

阿傑：快十年了。

(阿克搶走阿傑手上的酒喝了一口，燈暗。)

(聚光燈打在吳姐身上，吳姐正在舞台邊抽著菸。)

吳姐：阿傑，那個小咪我看快不行了，你準備準備。還有，這批客人早點打發走，乾淨點。

(聚光燈暗。)

(聚光燈打在阿克身上，阿克已走下左舞台，從左方走向右方。)

阿克：我曾經告訴自己，如果過了十年還找不到夢夢，就當她死了。

(聚光燈暗。)

(聚光燈打在阿傑身上。)

阿傑：(在右舞台邊邊，沮喪狀)快要死掉的是我吧，我都要四十歲了，夢夢是不是也快要白頭髮了呢？

(聚光燈暗。)

第六場

(燈亮。鄉下流水席。舞台左方為一高起的演台，類似電子花車。舞台中央放置幾張大圓桌和板凳，桌面上有吃過的杯盤。中央最靠近表演台的那桌觀眾，中年的男男女女圍成一桌，划拳喝酒、聊天嗑瓜子，好熱鬧，吃飯的客人走得差不多了，又離開了兩個。幾個小孩正在桌邊玩耍。

舞台上正在表演勁歌熱舞的人就是夢夢，但底下沒什麼人注意她。聲音幾乎是那群人在划拳聊天的聲音，表演的音樂為小小的背景音。幾個小孩跑來跑去像在玩紅綠燈之類的遊戲。中間空桌則坐著一個小女孩，安安靜靜的看著台上的表演。

阿傑從右側上舞台，手上拿著一張紙。他對照著那張紙，探頭探腦的走進來，站立在最右側的桌旁，他發現台上的人正是夢夢！阿傑遠遠站著呆呆看著台上好一陣子。划拳聊天的客人聲音漸小，動作也漸小。夢夢跳舞的背景音漸大。

夢夢跳完此套舞曲後，下表演台。阿傑深呼吸一口氣，往前走去。幾個小孩跑向中間空桌的小女孩。)

小孩甲：你幹麼坐在這裡，來跟我們一起玩嘛。

小女孩：我在看表演啊，很好看耶。

(阿傑經過聽到這句話，忍不住停下來看這個小女孩。)

小孩乙：哎唷不要看了啦，我們要玩捉迷藏了，你要不要當鬼。

小女孩：才不要，我不想玩捉迷藏。

小孩丙：她是不想當鬼啦，不然阿祥你當鬼。

小女孩：我都不想玩，那個阿姨很漂亮耶，你們一起來看。

小孩乙：是喔，那有什麼好看的，你好奇怪。

小孩甲：那我也要看。

小孩丙：要開始了要開始了。

(夢夢走上表演台調整麥克風。幾個小孩各自坐好在椅子上，小孩乙也只好跟著入座。阿傑亦看向表演台。)

夢夢：謝謝大家，現在為各位帶來最後一首歌。這首歌叫《女人花》。

(《女人花》前奏下。夢夢隨著音樂輕輕搖擺。阿傑呆了幾秒，便拉了旁邊的椅子，坐在小孩旁邊一起欣賞。)

(背景音樂持續《女人花》)

——降幕——

===全劇結束===